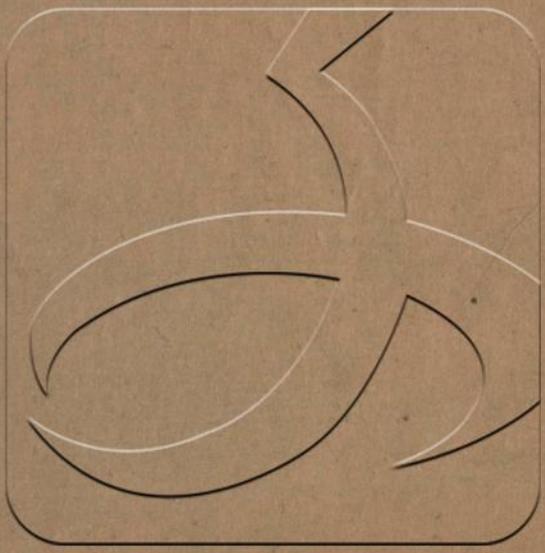


97.34733
274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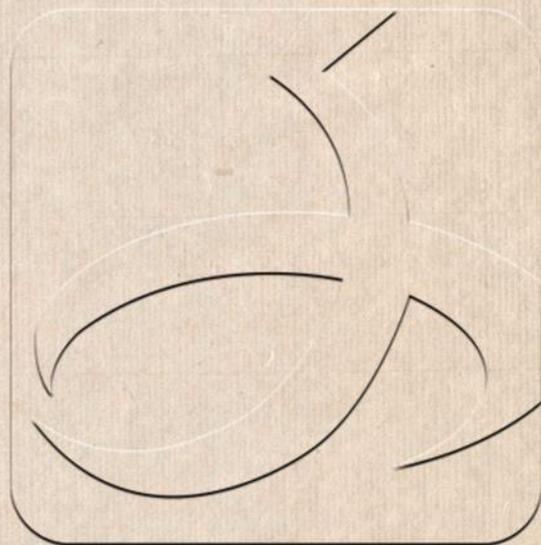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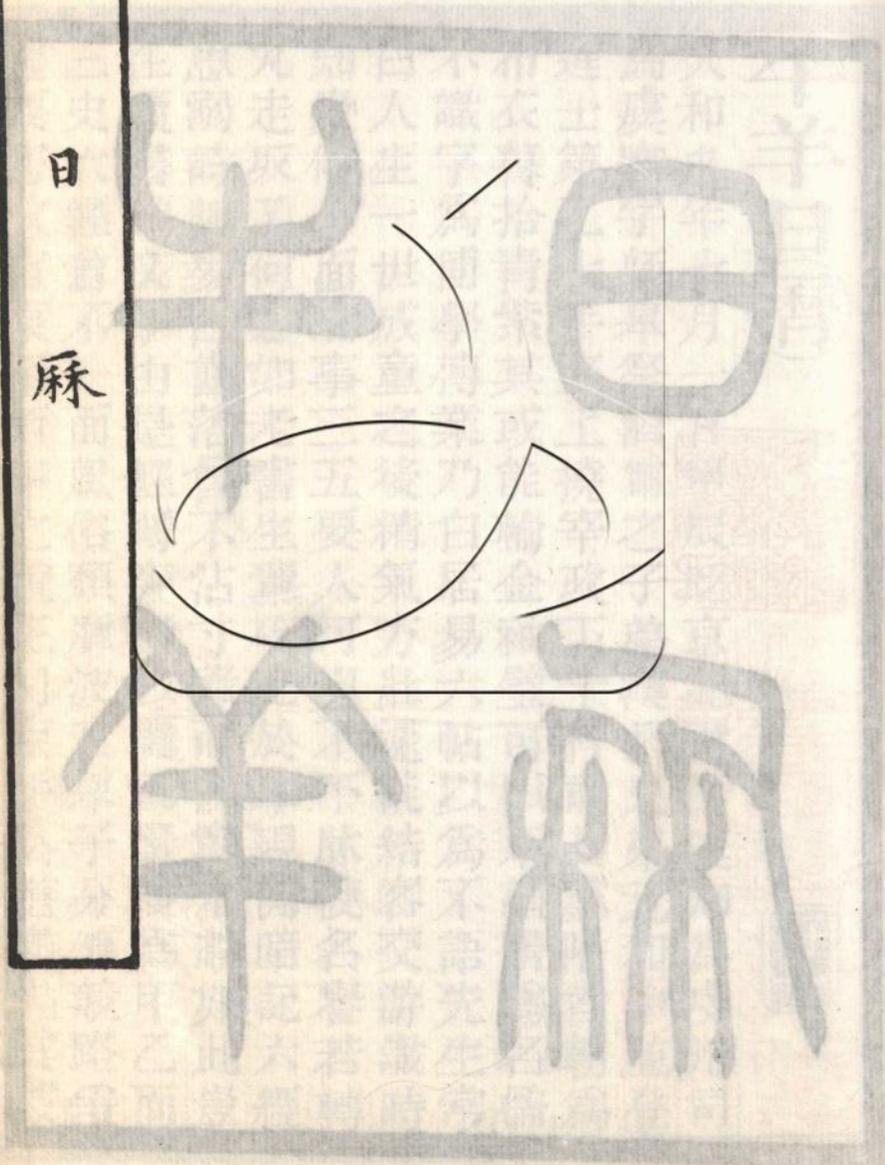


牛

羊

日

麻



牛
羊



牛羊日曆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
馬虞卿字師皋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申並登
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手有司若黨附者朝為
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璧可以不讀書為名儒
不識字為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常
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遠能結客交游識時
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
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經
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
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
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鑿競路爭
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



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已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爲通天狐三十餘年爲朝廷之陰蠹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前去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口和抽擢私昵廣納貨財俸門大啟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嘿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辛祕爲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祕爲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祕恩一日乃爲內官以至朱紫祕不之知元和中祕爲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旣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壻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爲牛郎乃罄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

焉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爲人常視之咸呼爲丑座或爲太牢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牢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牢僧孺又曰門生故吏非牛則李又曰丑侯曠曠反江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閔爲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奧主承謂和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旣得志長譖度度謂人曰養蝦蟇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爲舒州刺史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時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豔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一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然終不可得乃聒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才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

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如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故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真珠歸於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真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

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閒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

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東觀奏記

崇 曆 齊
 曆 齊 齊
 曆 齊 齊
 曆 齊 齊

八牛辛巳曆
 出鎮未盡
 十五年
 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東觀漢記序

序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邸卽位二年監修國史
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
漸遠慮聖績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
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
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
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擴實無隱以成一
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
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麻
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麻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
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麻與起居注
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
例也庭裕自爲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覩
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厯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

臣令狐絢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又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附焉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輶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閒歲遂立爲相時人咸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問之奏爲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脩禮部尚書德脩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侍郎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_麻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_邠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為右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_{名與庭裕私諱同}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_玄為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為左右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相見淄青去京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_{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劉異將赴鎮安平入_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聲人_{俗呼}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_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萬壽公主上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顯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_{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婿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姻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顯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

東
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
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椹木小函子來局鎖甚固謂敏
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顛言不任卿
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
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
進士陳鏞銷憂閣靜話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示鏞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名悰待之厚悰任西
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悰曰
受相公恩久思有效荅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
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於悰曰相
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
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都下買宅生生之計無缺焉植至
闕方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
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

又選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
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
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
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
峭疾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
復貞穆李公珣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

上卽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尙書李珣爲
檢校尙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珣字待價趙郡贊皇
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徒步

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
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迹之路一舉不第
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脣三城
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

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材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己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選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爲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晏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壁爲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潁王卽位貶昭州刺史上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尙書至是崔鄆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諡貞穆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纔處分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自是詢問里閒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憂卿負朕撓法後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亦汗流洽背李廓爲武節度使不理右補缺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卽擢爲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

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人

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

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

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

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

爲之卻緘爲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中笞

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

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已下十八人不知先

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

舉今馮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

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

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

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

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

蹈而謝平後終於邠甯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於大明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

上始卽位斥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大中八年

復命葺之右補闕陳畷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

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諫納從之如轉丸

李燧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已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

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

可就李燧宅卻喚使來旄節及燧門而反劉潼自鄭州

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參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卻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亢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修薄妻孥爲眾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

中出秋節獻士于寒醴而之博育甚固心二觀不長其表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申請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卻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項下小帛裹以賜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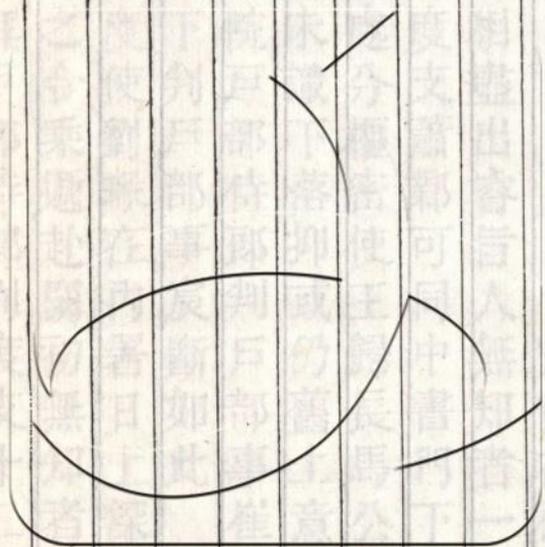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此書記大中事均作上宣索科名記作宣宗者誤語林云宣下空以意補實不必補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也願改上字亦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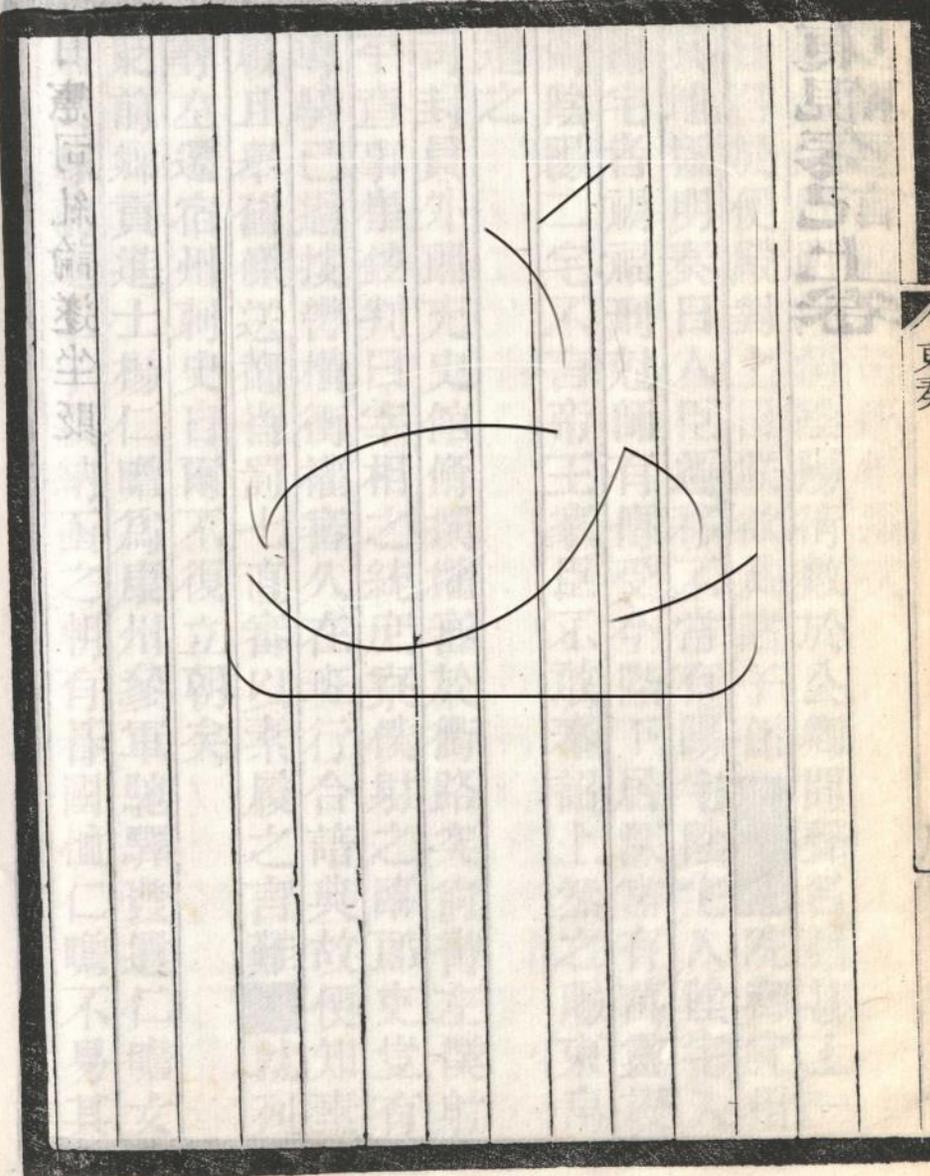
科出鸞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據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

東觀
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河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
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
院卿宜相
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
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受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
衛陰陽之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之
司封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僕射
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寮僕射之臨郎吏豈有
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
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
就列
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復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爲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瞻女
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朝有暮國恤仁瞻不易其

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上卷





東觀奏記中卷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

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

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

審聖旨未識下落抑或仍舊上意貴近佑蕭也乃宸翰

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

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
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
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
御按麻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旨上曰但
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

命卿爲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爲鳳翔從事湜
卽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
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
不敢發詰且果爰立矣始以此事畢洩於湜旣入相深
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
流上酌萬一瑑曰昔王夷父當衰晉之末崇尚浮虛祖
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
循名責寔使百吏各稱其職上酌陛下而遽以品流爲
先臣未知致理之由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爲
東川節度使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
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
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
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鄭魯

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
御展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
直學士蕭寘曹確令繼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時雖湘
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
問此兩句澳奏曰齊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
取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
政乘之出爲浙西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
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鋤強撫弱
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
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過此是朕刑
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
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

察罕止貶湖南節度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卻進澳連書信兩上考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且與送錢納租頃刻租足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

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旣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覆盡系經營奧學雄文例捨於真才寒素增年矯日盡取於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鑿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當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爲梯級建中二

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
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
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懼遂此釐革蓋救一
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
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卽位後於十六宅起
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
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勲任拾遺補闕五年瀕上封事上密記之後勲自司
勳員外爲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
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勲
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
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紫綬退謝畢前曰臣所

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爲復別有進止
上遽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
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
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
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
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
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
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業
既脩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
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
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
輿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卽采十道四蕃志更博採訪
撰成一書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

數日薛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宗餞之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展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宰執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搥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

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爲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于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貶嶺外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廔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丞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

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九流天德乾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閒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臯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瀆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宗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監制曰考三代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

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

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輿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卽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不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輿裔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變色而迴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副史苗

名與庭裕家諱同

責童子嚴不避馬擒至

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傲鄭興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尙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卽冤屈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脩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柳仲郢爲首稱一旦子稱不孝簪組歎之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卽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放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瀆言瀆曰李衛公犯眾怒又崔魏二丞相崔鉉魏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

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旣寤召其子瀆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尙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旣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名與今上護喪歸葬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旣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爲修撰未昇朝者爲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裨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勅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勒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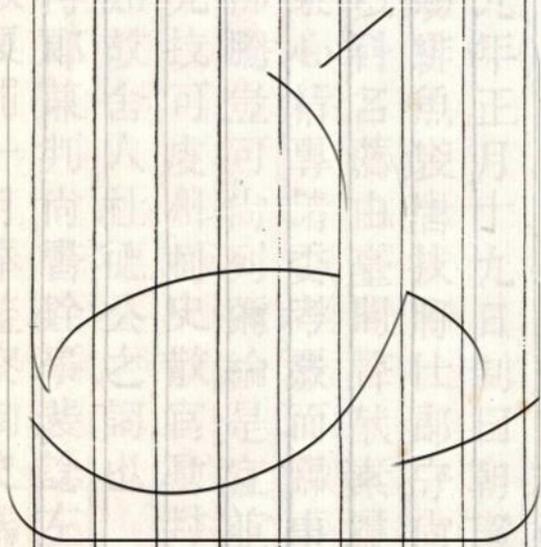
穆駕部員外郎李澳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爲四員分修
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
先爲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
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跡請移爲博士至大中
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
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爲故事至理之代動循
至公後代方之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爲知制誥坦罷任赴闕宰臣令狐綯
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
坦命旣行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
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廳多
輸感謝休曰此乃首台繆選非休力也立命肩昇便出
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爲
彰此之謂也

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

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中卷

東觀奏記下卷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

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裕

先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

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

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並分符竹善綏凋瘵以

補悔尤技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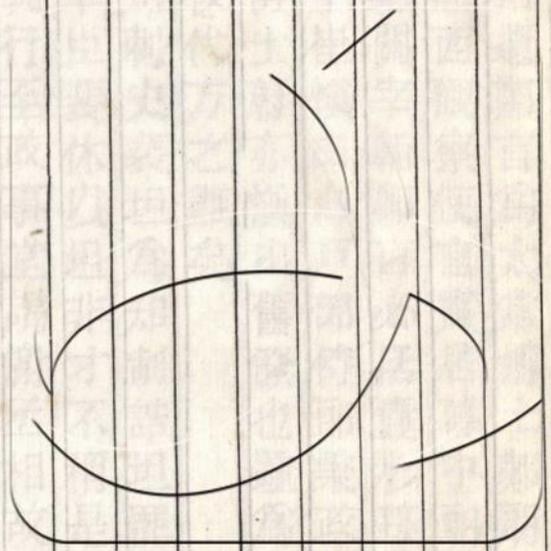
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

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顓左授祕書省著作

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詞科趙租等十人並宜覆落不

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



東

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巖薛訢李詢古敬栩
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
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惠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
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温庭
筠爲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爲
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爲考官未試宏詞先鎖考
官然後考
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上銓爲宜考
官不合坐宏詞趙桓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
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云遂逐之盡覆去初日官
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
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黨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
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

誠爲邪節節度使大理卿裴誠爲涇原節度使發日臨
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
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訥爲軍士噪逐坐貶朗州
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
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目
此戍臣失律監軍皆從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衢路衝
之朗列奏上詔敬寔面語敬寔供奉官例不避上曰
御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剝
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
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
卿欲便於親閱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
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
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
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
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
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
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為
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
兵送赴任凶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
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
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猶子陛下
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昇代宗
以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

上時人以方銜穆宗深謂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臯為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_玄价誣奏臯謀
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違百辟之言始

坐_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鄴離闕日病脚已
蹠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卻平上詰之遂具為上
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驛詔軒轅集
赴京師既至館于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
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
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
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上聞之慰悅及過
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俱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
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涓王覲不稱

職請移他官致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
瞻俱聲績不立談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
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近遠延
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
若爲我廉潔奉公綏緝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枉
法度遠人無聊卽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
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衆爲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
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備軍健卒二千人送式之
任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爲婿連拜祕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
緋左補闕賜紫尙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
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

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琮別尙廣德公主亦上次女

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中

赴邠甯行營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

一副與敏中言君臣注倚之分崔鉉赴鎮淮南幸通化

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每

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

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

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下宗諱實死其事

上卽位追感承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上御名同至

顯貴爲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不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悰爲淮南節度使置

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甯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邸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卽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澶兵馬郎中李鄴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

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卽位後其事遂停

武甯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嶺外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建節往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旣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勸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温璋問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

武臣李瑑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
兵罷後謗者言瑑虛署官健名廣占衣糧沒入私家上
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
言始不勝

度支奉狀言漬污正段誤書清污上一見覺之樞密使
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也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赫
怒勘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
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聲容
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殿受賀太子少師柳
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爲百官首含元殿廷奠遠自樂懸
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
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
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

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愨引故事見執政
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
太常三卿初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有
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
旦爲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卿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
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尙有
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
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
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
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
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
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

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賤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昇於王庭而庭筠亦恹恹不涉第者豈以文學爲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爲華清宮之幸矣

宣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尙書充劔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合通事舍人林澣亦在館俟命舊制大用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大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大漸願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爲託三內臣皆上素所厚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爲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門出焉左軍副使开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

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面
聖人而出宗實始悟卻入卽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
矣开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首環泣宗
實叱居方等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
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卽位是爲懿宗歸長公儒居方
皆誅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邸特承恩遇實生
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爲志文皆刻
其事及夔昭以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還藩邸大中
未嗣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寘以此事言於公卿方
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爲皇太后太常杜
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東觀奏記下卷

右東觀奏記三卷唐裴庭裕撰按庭裕一作廷裕並
有作延裕者字膺餘聞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
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
乾甯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
考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政績書中事寔頗具首尾
通鑑采及三十二條考异一條在唐朝雜史中最稱
翔寔世固有商維濬稗海本唐宋叢書本小石山房
本均脫自序小石山房本卷上末又脫二葉未爲完
善昔年收得戈小蓮半樹齋舊鈔本首有自序字句
亦較各刻本爲妥並以唐語林校過粗爲可讀脫字
三處尙無訂正之本謹空如右唐人雜史寥落如晨
星全書如勅業起居注安祿山事蹟輯佚如牛羊日
麻廣陵妖亂志同此刊行爲讀唐書者之一助光緒
戊申冬月長至日江陰繆荃孫識

廣	陵
妖	亂
志	好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壅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礪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類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

好

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妝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扁鐫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往來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

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仗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萃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綵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尙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型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巖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聞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采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院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雲亭至三橋擁開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眾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閒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軹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肯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齎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疏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兔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

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閒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俯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閒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藝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日玉皇以令公焚修功
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
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
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
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
楨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飄
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
居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
貨茗為業往來於淮浙閒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鍾之
地富商大賈動逾百萬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
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
整履搖箠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調急

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為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
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
召之術弘徽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
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真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
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為儒服目之曰江西
呂巡官因閒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
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
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
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
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
董僅俞公楚姚歸禮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

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有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采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備以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

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千萬繕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謂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盛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惟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

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
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
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
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
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類此
高漢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揚
子院來兩月官吏數十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僞朝授
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
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
交唾其面燭撮其鬢髮頃刻都盡獄具刑於下馬橋南
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
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
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
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旣得之當

須富貴自處人生甯有兩徧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
屍道左爲讐人刺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
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於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記因出入府
庭遂聞於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
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
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
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子院
兼權耀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
貴賤苟有歧路縱旣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
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
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
汚官省三數年閒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縉紳王榮知兩
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

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易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讐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為笑端

子讀温公通鑑載高千里為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為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乃受左道愚弄不異童兒豈耄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隱嘗不禮於千里作此快之其閒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温公乃信之不疑如李繁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天遺事之偽也人謂史遷好奇恐司馬公亦未免耶

逸文

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渤海通鑑二百五十三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度直抵天長時城內土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有狂寇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渤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減名則大事去矣渤海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馬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渤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度淮由是方鎮莫不解體同上

自五月十三日出東塘至九月十六日歸府九十餘日

禳雉雊之變也通鑑二百五十四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效駢強之既行果為端所敗

及歸和州尋陷於端通鑑二百五十七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

宿如翦幡燈畫像皆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

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送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

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輦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為之一空是

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

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齋一瓶葛粉

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蓋諷其齋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

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為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廣記

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章守諸門通鑑二百五十七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同上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也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

同坎而瘞焉惟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十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

許身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廣記二百八十八

三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
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篋鬻
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聞呂用之以妖妄見遇遂來
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遂捨勝去用之聞之止
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已倘能與用之同卽
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爲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樸
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
甚二都建爲左鎮鄆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敬次
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與
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洩光啟二年僞朝授
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
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爲諸將合太還丹藥未就會有
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爲發運
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

知柔賊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於軍候獄知
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卽白於楊公公
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廣記二百九十

有豫章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
能去至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親老
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民則君歸裝濟矣迪
從之以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羣
輩不信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
觀者莫不歎異竟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

廣記二百七十

廣陵妖亂志新唐藝文志作郭廷誨撰直齋書錄解
題作鄭延晦經籍考引陳氏又作鄭廷誨說郛又以
爲羅隱諸書各異所記高駢呂用之畢師鐸事通鑑

